



歐陽脩散文「寫作方法」的特色— 以記、序、銘體為核心議題

隋利儀¹

摘要

本文擬就觀察歐陽脩散文寫作方式提出一些看法，分別就記體、序體及墓誌銘探討其散文形式及內容特色。首先說明歐文繼承唐人並加以發揚的過程，論其散文受影響的痕跡；次論歐文在記體追求形式美好之現象，從不同篇章分析其寫作策略，包括修辭的講究、虛字用法造成的效果、以及採用《史記》寫法的證明。內容上探討歐文寫作回歸一家之言，走向個性化、生活化，及寫人感慨心境的面貌，藉序體、銘體說明歐文寫作時運用節奏和緩引起情感的真摯表露，讀者餘韻無窮的創作風格，拈出歐文裡所在意的價值觀與關懷點。就以上三方面，總結歐文寫作方式帶出宋文走向平易化、個性化的影響，再度給予歐文一個肯定的地位。

關鍵詞：歐陽脩、宋文、記體、墓誌銘、序體、史記

*國立豐原高商進修學校國文教師



壹、從記體看歐陽脩散文繼承一代前言

記是唐、宋古文發展最重要的文體，而記獨立成爲一種文體則是從唐代開始，²錢穆〈讀唐文粹〉對記體如是說：

姚書自七十一以下至七十八卷，共八卷，為「記」。此一體蕭《選》所無，乃自韓、柳創為古文以後而大盛。「記」之為體，較碑益寬，無事不可書。抑且其體亦不專於記事，比興寄託，言情述志，無往不宜。蓋古文中自有「記」之一類而其用始弘。其體兼詩史，會文質，通上下，包公私，亦可謂散文體中之有記，正所以與荀宋屈馬之賦為代興也。³

錢穆此段確立記體一類的文體從唐代起始。唐以前，記並非獨立文體，《周禮·考工記》算是迄今最早記的形式，⁴記載中國工藝技術，但它是以客觀記錄書寫，是有對象的描寫，寫法上大致固定；唐以後，記的書寫異變，甚至有時連對象都不談，轉而談人。如此異變從唐開始，韓、柳以下更擴大，變體後的記又成爲正體典範，意即韓愈以降，記體書寫變成個性化(一家之言)的表現。

研究宋代文體一般不會跳脫記的論述，如蘇軾之記多元、歐陽脩之記特色清楚、抒情且紆餘委備，在宋人筆下，記體成爲宋文最有特色的作品。宋代記體面貌與唐代不同，宋人記體豐富，喜歡用記說平凡事，卻不失高尚，往往能見真性表露，朝向人性化的向度。

宋之記由唐而來，不過宋記將抒情、敘事、詠懷放入原本不該放的

²王水照編：《歷代文話》第二冊(上海：復旦大學，2007年11月)，頁2116。引用陳師道：「韓退之作記，記其事耳，今之記乃論也。」

³錢穆：〈讀姚鉉唐文粹〉，《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》卷四(臺北：三民書局，1991年)，頁85。

⁴《周禮·考工記》成書的時代，郭沫若根據〈考工記〉推斷應是春秋時代，是迄今所見中國最早的手工業技術文獻，所記工藝分六類三十個工種。《郭沫若文集》卷16(北京：人民文學出版社，1962年)。



位置，特別是韓愈，鬆動整個正變過程，如墓誌銘，本只為墓誌事略，自韓愈後就寫得十分精彩，如〈柳子厚墓誌銘〉除了傳統事略外，更有抒情及議論，這是韓愈鬆動文體規範中相當重要的操作策略。如〈殿中少監馬君墓誌銘〉寫了一家三代的凋零，這樣的文體鬆動宋代發展得更明顯。宋人由韓愈散文鬆動後，開拓了幾個新面貌，一是理趣超過唐人、散文走向平易及生活化、創新文體出現，如宋以前看不見跋體，這是宋文繼承唐文後的新變樣貌。

再如王禹偁〈黃州新建小竹樓記〉、范仲淹〈岳陽樓記〉，兩篇末段已變成作者自由書寫的樣態，一方面保留記的標準形式，也開始置入自我情感層面。王、范兩人在宋初是少數重視唐文的人，韓文在宋初知音不多，王、范是其中之一，但對於正統記體的寫作質變，兩人均不敢越雷池一步。從兩篇記文看來，修辭十分精工，這是晚唐五代美文的影響，也是魏晉以來散文書寫典律，〈岳陽樓記〉完全像一首詩歌，美而精緻，可見美文影響在古文運動後仍有餘威。〈黃州新建小竹樓記〉雖記小樓，卻添了作者情感與心境描繪，從擔心樓朽到無力自保的心境轉折，未幸後人與我同志，更多王禹偁在此的達觀心境，展現人性情感，這樣的記體當然是個變化。

王禹偁對韓文的繼承走向平易雖未成功，卻影響後來的歐陽脩，歐陽修在古文運動成功後，本身才華高，文章為當世所欽，又繼承平易雅正之風並加以提倡，⁵藉此體會操作，讓宋代記體朝往人性化、生活化、甚至遊觀美學之方向興起，宋代記文動人之處，就在歐陽脩繼承韓文以後愈發顯現。

貳、記體的特殊寫法

一、形式特色

⁵ 何寄澎：《北宋的古文運動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1年6月），頁277。



記體到了宋代內容多元，已不單純是記的形式，而成爲一種雜記，歐陽脩在繼承唐文記體之餘，寫作方式也有自己的獨特氣質。就形式上，前面提及宋代散文雖走向平易，但美文影響仍在，這不單是魏晉以來的傳統，中國古文本來就有美文特質，歐陽脩在記體寫作追求形式美其實也是自然的，但他特別精緻，如〈醉翁亭記〉：

環滁皆山也。其西南諸峰，林壑尤美。望之蔚然而深秀者，琅琊也。山行六七里，漸聞水聲潺潺；而瀉出於兩峰之間者，釀泉也。峰回路轉，有亭翼然臨於泉上者，醉翁亭也。作亭者誰？山之僧智僊也。名之者誰？太守自謂也。太守與客來飲於此，飲少輒醉，而年又最高，故自號曰醉翁也。醉翁之意不在酒，在乎山水之間也。山水之樂，得之心而寓之酒也。⁶

茅坤《唐宋八大文鈔》如此讚譽〈醉翁亭記〉：「文中之畫。昔人讀此文，謂如遊幽泉石，入一層纔見一層，路不窮，興亦不窮。讀已令人神骨意與脩然矣，此是文章洞天也。」⁷茅坤的說法是針對歐陽脩寫作一層一層推進婉轉特色而言。歐陽脩在此處用了另一個別出方法，語法上採用自問自答的技法，就傳統散文寫作而言是很特別的形式，此種寫法讓歐陽脩的主旨及關懷點一一洩露。透過一問一答間的趣味性，作者樂觀、平易的思想緩緩道盡，最後讀者能看見歐陽脩自我解嘲的回答太守是怎樣的人？不過是個喝了酒跟大家一樣會醉的老翁，讀者因此能體會文章平易及幽默的現象。

然而，這只是此篇散文寫作的特殊筆法，追求形式上的美則在第二、

⁶ [宋]歐陽脩撰、洪本健校箋：《歐陽修詩文集校箋》中冊，居士集卷三十九(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9年)，頁1020～1023。

⁷茅坤：《唐宋八大家文鈔·歐陽文忠公文》卷六(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5年)。



三段：

若夫日出而林霏開，雲歸而巖穴暝，晦明變化者，山間之朝暮也。野芳發而幽香，佳木秀而繁陰，風霜高潔，水落而石出者，山間之四時也。朝而往，暮而歸，四時之景不同，而樂亦無窮也。至於負者歌於塗，行者休於樹，前者呼，後者應，僂僂提攜，往來而不絕者，滁人遊也。臨谿而漁，谿深而魚肥；釀泉為酒，泉香而酒冽。⁸

這段寫法工整，幾乎是秀麗文句，不但整齊，用字也精煉，駢偶與散句配合得宜，「也」字回復往返間，造成一唱三歎的效果，虛字(也)妙用效果極佳，對偶中還有句中對，這是標準的美文形式。何寄澎《唐宋古文新探》說明此篇所用之寫法特重佈局、虛字使用，歐陽脩顯然講究修辭美感。⁹

另外，〈醉翁亭記〉以空間為軸線，通篇運用「者…也」句式，從遠處漸縮鎖定景物，從空間的滁州、琅琊、釀泉到醉翁亭；時間則依「朝暮到四時」書寫風景；至於人的部分，則由滁人遊到太守宴、眾賓歡到太守醉，層層推進太守的身分，整個片斷均以對偶方式呈現，句法與修辭十分漂亮。高中課本一般都會說這樣的寫法是「剝筍法」，不過，歐陽脩要關懷的重點則是在「遊」這個意涵上，這種遊之後的樂，泛泛百姓並不知道，他們不明白我的快樂來自現在的世代，如此物富民豐，陪同我的百姓或許不知道，但我知道。遊在此處才是他想說的，透過遊找到太守之樂，而這樂如此從容自在，我也因此慶幸並珍惜生在這個美好年代，於此太守之樂便是有特色的樂。

⁸ [宋]歐陽脩撰、洪本健校箋：《歐陽脩詩文集校箋》中冊，居士集卷三十九(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9年)，頁1020～1023。

⁹ 何寄澎：《唐宋古文新探》(臺北：大安書局，1990年)，頁134。



再舉一篇形式美的文章〈真州東園記〉：

園之廣百畝，而流水橫其前清池浸其右，高臺起其北，臺、吾望以拂雲之亭；池、吾俯以澄虛之閣；水、吾從以畫舫之舟；敞其中以為清讌之堂，闢其後以為射賓之圃；芙蓉芰荷之滴瀝，幽蘭白芷之芬芳，與夫佳花美木，列植而交陰；此前日之蒼煙白露而荆棘也。高薨巨桷，水光日影，動搖而上下；其寬閒深靜，可以答遠響而生清風；此前日之頽垣斷塹而荒墟也。嘉時令節，州人士女，嘯歌而管絃；此前日之晦冥風雨魃魍鳥獸之音也。吾於是信有力焉。¹⁰

文中描寫園景造句駢儷，對偶、排比修辭之運用相當頻繁。歐陽脩記文的寫作策略經常不同，〈醉翁亭記〉使用一問一答，駢散通用的描寫外，對偶美文形式雖多，內容卻相當可觀。〈真州東園記〉是歐相當應酬的文章，從第二段，讀者可以得知，歐陽脩其實沒到過東園，文章也並不特別想讚美東園，因此一路以許子春的話書寫，到了最後一段才說出這些話，應酬意味明顯。儘管這是一篇應酬性質的作品，還是看得出歐陽脩的關懷點，只不過他採取另一種方式—浮誇虛寫。第二段採許子春的話描述，第三段仍然是許子春的話，歐陽脩並不在這個場域，可是卻能憑藉想像點出他心中關懷寬政愛民的主旨。

至於寫作手法，〈真州東園記〉以美文筆觸，對偶層出，駢散相間，其中「流水橫其前(A)，清池浸其右(B)，高臺起其北(C)。臺，吾望以拂雲之亭(1)；池，吾俯以澄虛之閣(2)；水，吾從以畫舫之舟(3)。」採用水、池、臺交錯相對(A-1、B-2、C-3)，這是變異的句法，但工整地排列。文中還有一點可以探討的面向—時間與空間今昔之變，特別是在談人與

¹⁰〔宋〕歐陽脩撰、洪本健校箋：《歐陽修詩文集校箋》中冊，居士集卷三十九(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9年)，頁1029～1031。



天的關係時，作者在自然與人為關係中，不是單純地認為自然就是好的，而是覺得適當的人為足以讓自然更加美好，人與天可以彼此互用，相得益彰。通篇 18 個「而」字，讓整篇文章語氣和緩，歐陽脩顯然是要讓文章豐姿曼妙，用而字達到如此效果，這是他記體寫作技巧之一。歐陽脩撰寫此篇或許並不真誠，但他透過興廢對比，生動地描述一座繁華林園，某個程度還是能見其虛處生情的果效。¹¹

二、《史記》筆法

歐陽脩的記除修辭追求美好形式外，還有情感表達及思想議論，但和宋人的記一樣，歐陽脩記體並不適合以抒情化或議論化看待，要從人格表現、崇高精神與價值體系作觀察。從歐陽脩繼承韓愈一家之言的寫法確立後，文體發展在宋代有了新路線，如歐陽脩的詩文集序變成人物書寫，文體樣貌突破以往，作品有了個性化，回到個性的真誠，韓愈對散文興變，到了歐陽脩有新實踐。韓愈在此最大的貢獻是恢復《史記》的一家之言，從宋初王禹偁將韓愈不難的部分發展後，宋文走向平易、明白之路線，歐陽脩將之發揚成為宋文的格調。

受到《史記》傳記影響，歐陽脩很能體悟作品流傳不易長久，在深厚史學觀察下，他或許認為寫人物比寫作品更易流傳，因而走向平易近人的散文格調，如〈峴山亭記〉就是一篇具有《史記》筆法的文章，而且是用《史記》的虛筆來寫，作者沒寫的部分就是他想說的，其中時間及空間的意識明顯，如此概念成為他不朽論之論點。內容平易，但頗有感悟，作者困惑峴山是因你們兩人而有名，但你們卻在生前不斷追求聲名，可見他們兩人沒有意識峴山是靠彼此有名的。再如〈王彥章畫像記〉：

太師王公，諱彥章，字子明。鄆州壽張人也。事梁，為宣

¹¹劉大櫚語，轉引自《廬陵文鈔》，頁 2271。



義軍節度使，以身死國，葬於鄭州之管城。晉天福二年，始贈太師。公在梁以智勇聞。梁、晉之爭數百戰，其為勇將多矣；而晉人獨畏彥章。自乾化後，常與晉戰，屢困莊宗於河上。及梁末年，小人趙岩等用事，梁之大臣老將，多以讒不見信，皆怒而有怠心，而梁亦盡失河北。事勢已去，諸將多懷顧望，獨公奮然自必，不少屈懈。志雖不就，卒死以忠。公既死而梁亦亡矣。悲夫！¹²

歐陽脩此篇運用記人敘事的作法，首段選了兩個事件寫王彥章這個人的智勇與忠義，末寫對王彥章遭遇的感歎，完全流露歐陽脩的感情。優秀的歷史學家必然是用感性的方式去看待歷史，歐陽脩身在宋的美好年代，整個社會正走向光明之路，可是〈王彥章畫像記〉卻映照五代時期的亂，以此替王彥章悲歎，如第二段：

五代終始才五十年，而更十有三君，五易國而八姓。士之不幸而出乎其時，能不汙其身，得全其節者，鮮矣！公本武人，不知書，其語質，平生嘗謂人曰：「豹死留皮，人死留名。」蓋其義勇忠信出於天性而然。予於《五代書》，竊有善善惡惡之志。至於公傳，未嘗不感憤嘆息。惜乎舊史殘略，不能備公之事。¹³

王彥章是五代人，用實史記載五十年換了十三個國君，並且表彰忠義的價值觀，貶斥邪惡之事，這是尊重史實與講究義法的修史原則，此處洞見歐陽脩善善惡惡的思想體現，而《史記》類似這種的情懷甚多，歐陽脩受其影響由此見之。接著便是寫王彥章(人)的部分：

¹²〔宋〕歐陽脩：《新五代史·死節傳》，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74年），頁347。

¹³〔宋〕歐陽脩：《新五代史·死節傳》，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74年），頁347。



公之攻德勝也，初受命於帝前，期以三日破敵；梁之將相聞者皆竊笑。及破南城，果三日。是時，莊宗在魏，聞公復用，料公必速攻，自魏馳馬來救，已不及矣。莊宗之善料，公之善出奇，何其神哉！今國家罷兵四十年，一旦元昊反，敗軍殺將，連四五年，而攻守之計，至今未決。予獨持用奇取勝之議，而嘆邊將屢失其機。時人聞予說者，或笑以為狂，或忽若不聞；中予亦惑，不能自信。及讀公家傳，至於德勝之捷，乃知古之名將，必於出奇，然後能勝。然非審於為計者不能出奇；奇在速，速在果，此天下偉男子之所為，非拘牽常算之士可道也。每讀其傳，未嘗不想見其人。¹⁴

《史記》通常寫人物個性不會全部寫進，只選一、兩樣作鋪陳，往往擇一、二即能將未見部分擴展。歐陽脩將王彥章作戰的兩個優點以側寫方式進行，比正面寫他如何作戰神速更生動又具說服力，歐陽脩藉此表彰對王彥章忠勇目的清晰可見，但對他不能自信的描寫卻也說得誠懇，而「每讀其傳，未嘗不想見其人」，則是淋漓生動地感慨。史遷書寫時是有個人好惡，在史傳寫作規矩中，也有他個性主觀的表現。此處唱歎之意也是帶有歐陽脩的感慨與唱歎，尤其末段問答方式唱歎之情，已經給予王彥章這個人肯定，畫像之不朽已不重要(對象)，此篇傳記寫法已見歐陽脩史家氣息的格調。然而，從「記」體言之，本文應屬記事性質之文，卻融入宋人特有的「史論」色彩，這種書寫形式，亦是一種跨越性書寫。¹⁵

¹⁴〔宋〕歐陽脩：《新五代史·死節傳》，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74年），頁347。

¹⁵陳冠璋：《歐陽脩與蘇軾記體文研究》（明道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，2011年），頁125。



參、特重寫人、寫心境—以序體、銘體為主

歐陽脩將韓愈當成模仿對象，因此繼承唐代散文的寫作內涵，但歐陽脩不只繼承，還吸取貼近自身的價值取向，賦予散文新面貌，其散文特色部分來自唐代，部分來自宋人，有抒情意味，對人物描寫內容增多。

一、紆餘委備的寫法

蘇洵《上歐陽內翰第一書》是評歐陽修散文風格最著名之篇章：「執事之文，紆餘委備；往復百折，而條達疏暢，無所間斷；氣盡語極，急言竭論，而容與閑易，無艱難勞苦之態。」他最獨特的風格就是紆餘委備、無艱難勞苦之態，如〈六一居士傳〉：

客有問曰：「『六一』，何謂也？」居士曰：「吾家藏書一萬卷，集錄三代以來金石遺文一千卷，有琴一張，有棋一局，而常置酒一壺。」客曰：「是為五一爾，奈何？」居士曰：「以吾一翁，老於此五物之間，是豈不為『六一』乎？」

客笑曰：「子欲逃名者乎，而屢易其號。此莊生所謂畏影而走乎日中者也。余將見子疾走大喘渴死，而名不得逃也。」居士曰：「吾固知名之不可逃，然亦知夫不必逃也。吾為此名，聊以志吾之樂爾。」客曰：「其樂如何？」居士曰：「吾之樂可勝道哉！方其得意於五物也，太山在前而不見，疾雷破柱而不驚；雖響九奏於洞庭之野，閱大戰於涿鹿之原，未足喻其樂且適也。然常患不得極吾樂於其間者，世事之為吾累者衆也。其大者有二焉，軒裳珪組勞吾形於外，憂患思慮勞吾心於內，使吾形不病而已悴，心未老而先衰，尚何暇於五物哉？雖然，吾自乞其身於朝者三年矣，一日天子惻然哀之，賜其骸骨，使得與此五物皆返於田廬，庶



幾償其夙願焉。此吾之所以志也。」¹⁶

〈六一居士傳〉和〈赤壁賦〉主客問答的寫法類似，〈六一居士傳〉第二段虛擬自問，將自己混在五物周遭，問答間看見歐陽脩的幽默性格。到了「吾之樂可勝道哉」點出主題，遊樂於五物中，比響九奏、閱大戰快樂，幾個片斷就將他晚年的心態和生活情趣表現出來，字裡行間流露對自身無法建立值得稱道的政績惋惜，亦說出不被重用之不滿情緒。此篇至「置之，區區不足較也」就應結束，但之後又寫了最後一段：

已而歎曰：「夫士少而仕，老而休，蓋有不待七十者矣。吾素慕之，宜去一也。吾嘗用於時矣，而訖無稱焉，宜去二也。壯猶如此，今既老且病矣，乃以難彊之筋骸，貪過分之榮祿，是將違其素志而自食其言，宜去三也。吾負三宜去，雖無五物，其去宜矣，復何道哉！」熙寧三年九月七日，六一居士自傳。¹⁷

多了這一段開展餘韻無窮，紆餘委備在此顯見。歐陽脩純粹將內心價值體系作書寫，自己寫自己，單純觀之，似乎沒有談人，只談自我心境的追求，但歐陽脩是用紆餘委備寫人物的策略。他的作品並不難，讀起來也沒有太多滯礙不通之處，實受到司馬遷《史記》寫人物影響，尤其特重寫人物的部分，再如：〈釋秘演詩集序〉：

其後，得吾亡友石曼卿。曼卿為人，廓然有大志。時人不能用其材，曼卿亦不屈以求合，無所放其意，則往往從布衣野

¹⁶〔宋〕歐陽脩撰、洪本健校箋：《歐陽修詩文集校箋》中冊，卷四十四(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9年)，頁1130～1133。

¹⁷〔宋〕歐陽脩撰、洪本健校箋：《歐陽修詩文集校箋》中冊，卷四十四(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9年)，頁1130～1133。



老，酣嬉淋漓，顛倒而不厭。予疑所謂伏而不見者，庶幾狎而得之，故嘗喜從曼卿遊，欲因以陰求天下奇士。

浮屠祕演者，與曼卿交最久，亦能遺外世俗，以氣節相高。二人懽然無所間。曼卿隱於酒，祕演隱於浮屠，皆奇男子也。然喜為歌詩以自娛。當其極飲大醉，歌吟笑呼，以適天下之樂，何其壯也！一時賢士，皆願從其游，予亦時至其室。十年之間，祕演北渡河東之濟、鄆，無所合，因而歸。曼卿已死，祕演亦老病，嗟夫！二人者，予乃見其盛衰，則予亦將老矣。

夫曼卿詩辭清絕，尤稱祕演之作，以為雅健，有詩人之意。祕演狀貌雄傑，其胸中浩然。既習於佛，無所用。獨其詩可行于世，而懶不自惜。已老，肱其囊，尚得三四百篇，皆可喜者。曼卿死，祕演漠然無所向。聞東南多山水，其巔崖崛律，江濤洶涌，甚可壯也，遂欲往遊焉。足以知其老而志在也。於其將行，為敘其詩，因道其盛時，以悲其哀。¹⁸

通篇寫人物，用的是《史記》互見寫法，充滿抒情感慨與唱嘆。文中寫祕演，亦「併寫」曼卿，從一個人身上看見另一個人的好，在藝術效果上相得益彰。兩人幾乎是同等分量地描寫，而且寫得紆餘委備，重覆的文字及虛字使用(而、已)，造成委婉的效果，讓文章有氣、有韻，這種運用是刻意造成，歐陽脩喜歡這種曲折寫法。

二、抒情表現

至於抒情表現，從他的散文觀察，歐陽脩喜歡抒情寫作，但後人不察。歐陽脩的抒情由韓愈而來，韓愈鬆動文章抒情的寫法之後，歐則變

¹⁸ [宋]歐陽脩撰、洪本健校箋：《歐陽修詩文集校箋》中冊，卷四十一(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9年)，頁1051～1054。



本加厲，這種抒情風格雖從韓愈而來，另一方面歐陽脩自己文人性格的影響也是其中之一。我們從他寫的墓誌銘可見其抒情本色，如：〈黃夢升墓誌銘〉，諸將歐陽脩三次見黃夢升之片斷羅列如下：

予為童子，立諸兄側，見夢升年十七八，眉目明秀，善飲酒談笑。予雖幼，心已獨奇夢升。¹⁹

後七年，予與夢升皆舉進士於京師。夢升得丙科，初任興國軍永興主簿，怏怏不得志，以疾去。久之，復調江陵府公安主簿。時予謫夷陵令，遇之於江陵。夢升顏色憔悴，初不可識，久而握手噓唏飲以酒，夜醉起舞，歌呼大噱。予益悲夢升志雖衰而少時意氣尚在也。

後二年，予徙乾德令。夢升復調南陽主簿，又遇之於鄧間。嘗問其平生所為文章幾何，夢升慨然嘆曰：「吾已諱之矣，窮達有命，非世之人不知我，我羞道於世人也」。求之不肯出，遂飲之酒，復大醉起舞歌呼，因笑曰：「子知我者」。乃肯出其文，讀之博辯雄偉，意氣奔放，若不可御。予又益悲夢升志雖困，而文章未衰也。²⁰

這三段讀者能夠看見對夢升人物的描寫凸出，從「獨奇」、「益悲」、「又益悲」均是動感畫面，歐陽脩吞吐的寫，寫與朋友交情的感慨，這中間有很深沉的悲傷。歐將黃夢升的格調、修養高出一般人的形象寫得生動，但黃夢升的不得意，在現實催逼下，困於志難伸，於是歐陽脩一層一層

¹⁹〔宋〕歐陽脩撰、洪本健校箋：《歐陽修詩文集校箋》中冊，卷二十八(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9年)，頁755～759。

²⁰〔宋〕歐陽脩撰、洪本健校箋：《歐陽修詩文集校箋》中冊，卷二十八(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9年)，頁755～759。



地往悲裡推，從眉目寫到顏色憔悴，這般觸動人情的墓誌銘，讓後來的讀者都知道黃夢升這個人，這就是歐陽脩散文的抒情力量，讓後人記住黃夢升。另一篇，〈尹師魯墓誌銘〉，摘錄「人未必盡知」段落：

師魯，河南人，姓尹氏，諱洙。然天下之士識與不識皆稱之曰師魯，蓋其名重當世。而世之知師魯者，或推其文學，或高其議論，或多其才能。至其忠義之節，處窮達，臨禍福，無愧于古君子，則天下之稱師魯者未必盡知之。師魯當天下無事時，獨喜論兵，為《敘燕》、《息戍》二篇，行於世自西兵起凡五六歲，未嘗不在其間。故其論議益精密，而於西事尤習其詳。其為兵制之說，述戰守勝敗之要，盡當今之利害，又欲訓士兵代戍卒以減邊用，為御戎長久之策，皆未及施為。而元昊臣，西兵解嚴，師魯亦去而得罪矣。然則天下之稱師魯者，於其才能亦未必盡知之也。²¹

歐陽脩此篇直接作評論，第一段寫所有人都言師魯名聲大，但對其人格涵養未必盡知。若是按正常筆法，第一段的名聲應該會繼續擴大續寫，不過作者並未接續這種模式，作者僅寫了生平的幾件事，至第二段，結構和第一段完全不同，不太合常法的寫作。通篇看完後，歐陽脩原來是用很淡的筆書寫世人根本不識師魯，「未必盡知之」一句有唱嘆之味，歐陽脩一路在唱嘆，唱嘆人們真知道師魯嗎？唱嘆當然是一種抒情，歐陽脩只想輕輕地喟嘆師魯，因此第二段看來沒有什麼結構，目的是替師魯並沒有被人完全瞭解而唱嘆，一方面凸顯尹師魯的不被人知，他的價值沒被彰顯；另一方面只有我歐陽脩懂得師魯，我算是知音，唱嘆中情感盡露，抒情盡洩。

²¹ [宋]歐陽脩撰、洪本健校箋：《歐陽修詩文集校箋》中冊，卷二十八(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9年)，頁767～773。



肆、結論

歐陽脩散文寫作特殊之處，除了形式美之外，虛字運用、句法變異之操作、虛筆實寫的想像之筆、一問一答的多變描述，都看得見歐文寫作形式的多樣性。他的手法多元之外，散文中委婉非常、不急不徐的特色，也影響後輩的寫作方式，曾鞏、蘇軾都有其繼承。他的記體有亭、有園，有些篇章還有遊記，但他並不藉山水來找尋自我，亭、園做爲一個對象本身並不是重心，只是透過亭園講「遊」，再透過遊才找到歐陽脩要書寫的「樂」。繼承韓愈鬆動散文後的歐陽脩，其散文平易及抒情是他最大的風格展現，散文不再艱難，就算美文餘波蕩漾，他仍快意駕馭，他的幽默讓平易特色更彰顯，對人物的描述藉《史記》手法，情感動人印象深刻，能見其尊史的態度。

至於序體、墓誌銘一樣寫人，卻寫得專心仔細，人物形象清晰得一絲不露，他極能體會作品在傳播過程中的消逝性，因此立下典範開始大量寫人，這思維來自《史記》的影響。歐陽脩是在乎讀者記住人物的作者，唯有將一個人物寫成功才會不朽，讀者才能永遠記住這個人。

中國散文的發展，記體是在唐宋古文家建立起來的，從韓愈載道、去陳言的文體改革後，柳宗元隨之唱和，其〈永州八記〉成爲不朽之鉅作。之後，歐陽脩以尊韓之姿，領導北宋的古文發展，後繼門生曾鞏、王安石，三蘇父子，都有其一定的影響力，記體在歐陽脩異變後特色確立。若比起「墓誌」、「序」等文體，記體在書寫上是較於自由的，也因此會有如此多樣化的改變與風格產生。不過歐陽脩將「墓誌」、「序」體大量寫人，抒情性遠超過應酬性，讓宋文走向人性化、生活化的方向，成爲造就宋文平易發展的重要人物，本文給予他再次的肯定。



伍、參考用書

一、專書

- 王水照編：《歷代文話》第二冊(上海：復旦大學，2007年11月)
- 錢穆：〈讀姚鉉唐文粹〉，《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》卷四（臺北：三民書局，1991年）
- 《郭沫若文集》卷16(北京：人民文學出版社，1962年)
- 〔宋〕歐陽脩撰、洪本健校箋：《歐陽修詩文集校箋》中冊，居士集卷三十九(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9年)
- 茅坤：《唐宋八大家文鈔·歐陽文忠公文》卷六(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5年)
- 何寄澎：《北宋的古文運動》(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1年6月)
- 何寄澎：《唐宋古文新探》(臺北：大安書局，1990年)
- 高海夫：《唐宋八大家文鈔校注集評--廬陵文鈔》(西安：三秦出版社，1998年)

二、論文期刊

- 陳冠瑋：《歐陽脩與蘇軾記體文研究》(明道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，2011年)